

太平庄的王婶每年要去一次省城看儿子。

王婶今年六十五岁,身体却很硬朗,丈夫十几年前去世,儿子是警察,在省城工作。前几年,她喜欢养猪,肥的猪,嗷嗷叫,很喜人。王婶养的猪就一头,不喂饲料,吃些野猪草和玉米、大豆。猪苗是乡下农户养的母猪生的。这样的猪肉柔嫩,细腻,香甜,煲汤、小炒、焖红烧肉,一屋子的香气藏不住;吃起来,一不小心,连舌头也会卷到肚子里。

每到腊月中旬,王婶就请人来杀年猪,将猪肉用盐腌了,挂房屋横梁上熏。熏上十来天,又黄又香。这时王婶就通知儿子回来拿。十几刀腊肉,足有一百多斤。儿子回来时也会带来很多省城的零食,分给邻居吃。

邻居李大娘直夸,说王婶养了个好儿子,做警察,有大出息。

后来,农村没人养母猪了,没有了猪苗,王婶只好改种地。王婶种的是绿豆、黄豆、玉米、辣椒、豆角,扁豆、雪里红、芥菜等,这些东西能晒干,便于储藏。

自那时起,每到秋末,王婶就去省城。王婶说,这些东西轻,自己拎得动,不用儿子回家,儿子忙。这些东西不但儿子、媳妇喜欢吃,他还会送给同事、朋友,说让大家分享母亲的收获。

王婶回家,儿子也会给她装很多食品。她也挨家挨户分着吃,让村邻分享儿子的孝心。

几年前,省城通了地铁,省城到市里也通了高铁,王婶在儿子家住了十几天。儿子特地请假陪王婶坐地铁,一条线一条线地坐。王婶回家,儿子也陪她从省城坐高铁到市里,再买了市里到县城的车票,把王婶送上车。

回家后,王婶的笑,洒在村里的屋顶上、洒在村旁的树梢上、洒在村邻们的脸上。她一边挨家挨户送上带回来的食品,一边讲高铁、地铁的舒适。王婶说,高铁就像孙悟空,“呼”一下就跑十万八千里,地铁比土行孙还快,在地下钻来钻去的,人坐在里面,不热也不闷。

可是这两年,王婶进城在城里待的时间短了很多,一般是头天去,第二天就回来,给邻居分食品时,笑容也似乎被刀划了一样,有伤痕。有乡邻关心地问,他婶,你没事吧?

王婶答非所问,嗨,能有什么事?是我儿子,他太忙了,太忙了。

王婶分到刘大妈家。刘大妈边接过食品边赞,呀,他婶,你就是有福气,儿子孝顺,日子舒服。

是呀,儿子孝顺才心安,他每次总是买很多,直到我说,儿呀,妈实在拿不动了,他这才不情愿地停了买。你看吧,这些都是省城里最好吃的东西呢?

可是,有一天,不知道谁说,王婶越来越小气,儿子官越做越大,分给我们吃的却都不是省城里的食品,这鸡爪、这蛋糕、这饼干、这瓜子……标签上打印的是县城的商场,还有羊肉干、牛肉干,没几样是省城的,她却说是省城的,这不是骗人嘛。

更有风言风语,说好久没听到王婶儿子的消息,估计是贪污受贿被双规了。

后来,李大娘的儿子从省城带回一条爆炸性消息,说王婶的儿子是为了破一个大案,十多天没睡觉,心脏病发,走了。

大家惊悸、沉痛,就这样沉寂了好久,才有人唏嘘着轻声说,不是还不到四十几岁吗?正是身体棒的时候吗?怎么就去了?

李大娘抹了一把眼泪叹道,难怪,近两年,王婶都是清明节才去省城。

诗|笺|



后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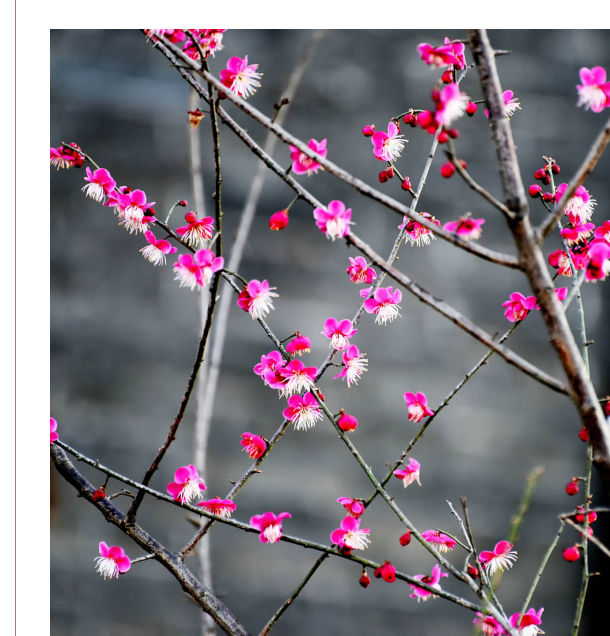
张永波

这个清晨,没有什么比太阳更安祥了
晨风挽着我一道走出村庄
之后,于田野间操练锄头的技艺
趁着阳光浪漫,我将一朵朵野花
插在时光高高盘起的发髻上

后来,我们在田间地头动手动脚
在垅台垅沟间匍匐,端动身子
把春天播撒在泥土里,让禾苗长得粗壮
在月光下分粟,结穗……

后来,我们操练拳脚的田野金黄
站在身边的高粱一脸羞红
我目光所及之处,黄豆摇响了的风铃
镇定自若的瓜果梨桃也没忘记
一片香气将大地填满

再后来,大地干净了,花朵干净了
我们不停地搬运着秋天
却忘记了衰老



春之声 许双福 摄

美文|阅读|

赶年集

赵明宇

我老家,踏进腊月门,人们就开始采购年货,为过年做准备了。集贸市场比平时大了好几倍,人多得摩肩接踵,来来往往,俨然一幅当代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食物是年货采购中非常重要的部分。如今日子好了,集市上的商品种类繁多,各种蔬菜、鲜虾活鱼纷纷登场。买年货,不仅要备下自己吃的喝的,还要多买一些招待亲戚朋友的糖块瓜子、水果饮料。辛苦一年,过年总要奢侈一把,招待一下亲戚朋友,犒劳一下自己。

莲藕和鸡、鱼必不可少,图个年年大吉,连年有余。可别忘了买一根甘蔗带回家,寓意是节节甜。年集上的商品琳琅满目,看见什么都想买。车筐里装满了,挎篮里装满了,干脆用编织袋,把采购的年货一股脑装进去,放在自行车后座上驮回家。一次不行,再去买,像燕子衔泥一样往返几个来回。

还有最能代表过年符号的是春联。不贴春联能叫过年吗?以前买了红纸请人写春联,如今都是直接购买印制好的春联。春联摆在年集上,红得像一团火,在灰灰黄黄的冬天里很是撩人心扉。老年人还要买一张年画儿,张贴在屋子里,一下子就能让灰暗的屋子亮起来,满堂喜庆。

俗话说,闺女要花,小子要炮,鞭炮也是必不可少的年货。大年三十晚上零时开始,鞭炮声会在村庄上空此起彼伏,宣告新的一年开始了,那份激动而喜庆的心情也是平日里感受不到的。

年轻人在外地打工的积攒了钱,回老家过年,买年货更是出手阔绰,恨不得把整个集市上的年货全搬回家去。

年货买齐了,还要到集市上逛一逛,呼儿唤女,倾巢而出,感受拥挤的气氛。顺便买一束鲜花带回家,或者买几条金鱼,能让朝夕相伴的居室亮起来。

年集给人的印象就是人多拥挤,叫卖声、讨价还价的声音谈笑声交织在一起,嘈杂得像一台大戏。年集又被称为“粘集”,拥挤得能把人的鞋子“粘”掉。这种夸大其词的形容,洋溢着幽默的民间色彩。

天快要黑了,一个个背着、驮着各类年货的人们才满面欣喜又依依不舍地开始撤去,为年集画上句号。

一棵柳

胡清华

这棵柳树长在雍雅湾河边的堤坝上。远远看去,柳树不大,很单薄,但非常青翠。微风习习,柔软的柳条轻轻飘拂。

这棵柳树的前面,是巴河,是看了一眼还想看无数眼的巴河,是令人心神荡漾的巴河。

这棵柳树的右后方,是一群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。音乐声中,伸腿,摆手,扭腰。前进,后退。向左一步,向右一步。热热闹闹,一曲接一曲。

这棵柳树的下面,是一个姑娘,面向河边舞蹈的姑娘。不知她的年龄,不知她的长相,但一眼可以看出她的身段很好,舞蹈功底很好。她扎着马尾辫,穿着黑色的紧身衣。在柳树下边的石台上,放着一个音乐播放器。

双脚脚尖着地,双手伸展,脖颈上扬,犹如欲展翅飞翔的天鹅。如柳条一样柔软的细腰向左,向右,左手使劲一抛,犹如抛出长长的水袖。双手平放于胸前,旋转,旋转,再旋转,是那么轻盈。这应该是一段舒缓的音乐。

音乐中舞蹈动作变得更加奔放,姑娘化身成了骑手,正在草原上纵马疾驰,这应该是一段蒙古舞。一会儿又是一段藏舞。我虽然不会跳舞,但还算认识。

一棵柳树,一群广场舞大爷大妈,一个姑娘,每天定格在相框中。无论周遭是多么的热闹,但姑娘沉浸于自己的舞蹈世界里,兀自清欢,兀自奔放。

清脆的柳树,碧波荡漾的河面,舞蹈的姑娘,成为我眼中的风景。新冠疫情解封之后,我每天晨跑到此,驻足,欣赏。

一棵柳。
一个人。
一段舞。
一幅画。
一天的好心情。

春联红似火

龚大烈

大年三十贴春联,是我们本地的习俗。春联火似红,让家家户户年味顿生。

事实上,写春联、买春联,从腊八节就开始了。

腊八节一到,小城的不少团体或单位按例开始往小区、村里乃至工厂送春联。人们脑子里早就酝酿好的春联就像春天的新芽,纷纷往外拱,等着栽种到万家。

小镇里,写得一手好字的人,一下子红了,开始到处“赶场”。写春联的地点多是在空旷场所:广场、公园、超市前面、工厂一角……里里外外被买春联或求春联的人围着,无风,手笔温软,写得更豪迈。写春联的人衣着颜色多以青蓝、墨黑为主,与墨几乎同色。他们四周张挂着一帘帘的春联,长桌、地面也被春联覆盖。在洒金大红纸上,碗大的墨字纷飞,仿佛凭空生起了无数团火,让火红的好运扑面而来。

镇上的乡亲陆续过来,先巡视一遍现成的,最后踱到长桌边,看正在写的。写书法的人心在笔头,运笔如风,酣畅淋漓,任你观摩、评论。

红红的春联,到底都写啥呢?一方山水,一方春联。什么行业,一看春联便知。

新年纳余庆,嘉节号长春;
上天言好事,下界降吉祥;
土中生白玉,地内长黄金;
又如,一枝粉笔,连绵化雨滋桃李;三尺讲台,摇曳春风抚栋梁。

春节贴“福”字,大门上所贴,更常见的是斗大的福字,写在菱形红纸上。写福字比写对联来得爽快,一点、一横撇、一竖……“福”源源不断生出来,让人梦想联翩。大笔饱蘸浓墨,一不小心滴了一颗墨珠在旁,正要作废,观者忙说:“给我吧,福多一点,好!”

大大小小的“福”字,乡亲们都爱在屋门上、墙壁上、门楣上贴上。公历年头、农历年尾,有人送福上门,好兆头,乡亲们心情愉悦,满面春色。当家家户户贴上“福”字的时候,从村头走到村尾,好似红彤彤的春风在村子里荡漾。还有些“福”字写在镶金边的红色硬纸上,自带红色中国结为穗子,方便挂进厅堂。

一副好春联,字形和内容须是形质兼美。一旦被人选上,端着就走,像捧了传家宝,生怕沾染、折皱。特别讲究的人,自己带了句子来,好比自备食材的食客,仅让高帽子的大厨代为加工。

村东的华大爷,年年都来。今天穿了天蓝色连帽毛呢面羽绒大衣,脚蹬白底黑面高帮足力健,板寸头,肩背笔挺。他自备的“食材”一成不变:家纳春夏秋冬福,海趁东西南北潮;横批:年年胜景。邻居笑他:“我们这里是盆地内陆,咋个年年都赶海呀?”他却毫不在意,因为他的儿子就在海南打工呢,他期待儿子一家都是赶海的弄潮儿。唯一不变中求变的,是他每年必找不同的书法家来写,于变中求不变,或者说于不变中求变也行。

春联总会被争抢一空。不巧,一位打着背包的男子壮如牛赶到时,场上已无春联剩。他在写春联的桌子前转了一圈才搓手站定,红着脸对书法家说:“我刚打工回镇,路上耽搁了一下。刚才远远看过来,这里一片红火,我以为还有不少春联呢。”原来这批写春联的书法家为了防冻,也为了图喜庆,个个在脖子上围了一色的大红绒围巾,护得身子暖洋洋的,也映得场上红彤彤的。不料被他当成了春联。大家快意大笑,一位书法家重新拿出笔墨,龙凤呈祥,转瞬瞬间就为他专门写了一幅,让他收获春风,满载而归。

当所有的新春联登堂入室,就像春天的杜鹃花或白雪公主,绽放在乡亲的门户。让回家的人,无论何时何日,一抬头,就是一片火红,无限春光。



云海 梁凤英 摄